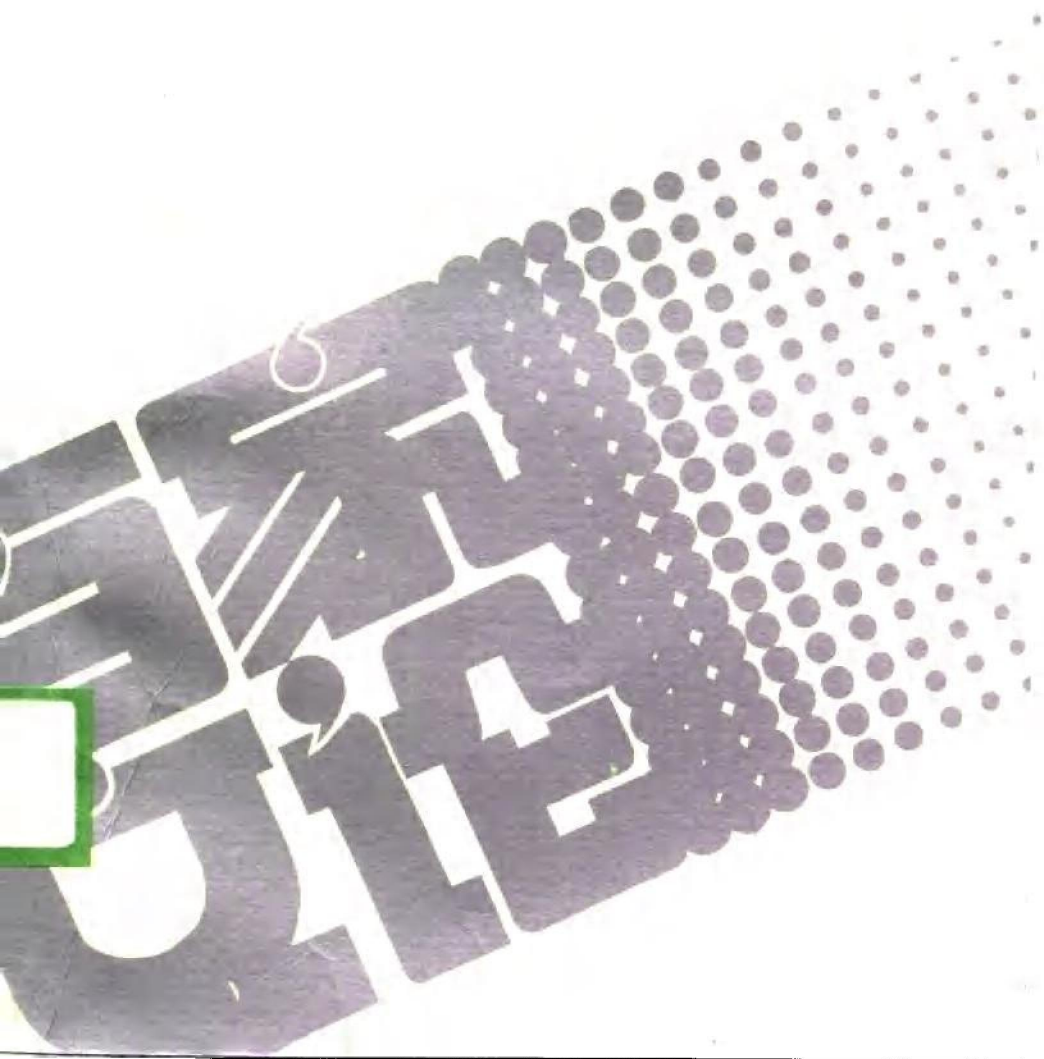


百家文论新著丛书

诗就是诗

周良沛



百家文论新著丛书

B607/48

I207.22
475
2

诗 就 是 诗

周 良 沛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九〇年·北京



B

659985

责任编辑：杨国良 李 昕

封面设计：李正明

诗 就 是 诗

Shi Jiushi Shi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 6 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字 数 289,000 开 本 850×1168 毫 米 $\frac{1}{32}$ 印 张 $13\frac{1}{4}$ 插 页 8

1990 年 1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90 年 1 月 北 京 第 1 次 印 刷

印 数 001—620

ISBN 7-02-000871-2/I · 872

定 价 5.70 元



作者像（林岗摄）

编辑前言

“百家文论新著”丛书问世了。

它是在祖国奔向现代化的历史浪潮中涌现的一束浪花。

它是改革、开放时代的前进步伐在文艺理论领域激起的一串回响。

它是研究者在“双百”方针的感召下勇于开拓、大胆探索赢得的一系列创造性成果。

我们的文艺理论建设正在出现新的发展态势，文艺研究的领域正在拓展。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创造了多姿多彩的文学和艺术，它需要多学科、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的文艺理论批评与之交相辉映、互相促进。有鉴于此，我们特编辑出版这套丛书，力求发扬“百家”精神，为开拓者的探索创造有利的条件，并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推波助澜。

文艺研究必须在建设中发展。建设的目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构筑完整、科学的文艺理论体系。这套丛书将为实现这一目的而尽心竭力。凡属力图对此项建设有所增益的理论著作，无论是借助新颖的研究手段还是沿袭传统的研究方法，无论是从事新领域的开掘还是坚持在原有的沃土上耕耘，无论是名家手笔还是脱颖而出的新锐之作，只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具有严肃的科学精神，富于学术创见和理论深度，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我们都一视同仁，乐于催生，助其

问世。

丛书设想在近期有计划地组织若干自成格局的学术专著和确有相当理论价值的专题性论文集。它不仅重视文艺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以促其日趋完善化，而且兼顾宏观概论与微观分析，以利于文艺规律探讨的深入。鉴于不同学科之间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的情况，举凡文艺美学、文艺心理学、文化学等方面的边缘学科论著，也理所当然地在它的组稿和选收范围之列。

愿丛书能在新老研究者的热情关怀和广泛支持下健康成长！

愿丛书能为广大读者传递新信息、传达新见解、传授新知识，在读者的厚爱中扎根！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自序

听过好些搞创作的朋友说，笔下的成功，总是没有失败的。需要才能的岗位，并不可能都是天才。一个人写一辈子，最后能留下来的，也无非是几首，甚至是几行诗。而这既诱人又缠人的行当，总是弄得人不咽气就不能搁笔罢休。于是，写诗的悔改与不甘失败的倔犟，就这么相缠相斗地恼人。

一位年轻的诗友，比我这痴长一辈的人更懂世事。他诚恳、充满感情地对我说：“你写诗就写诗好了，干什么要去发表诗评？评论家指着别人鼻子说的话，可能就是连他自己也实践不了的理论！”

我没有学过理论，也没理论。

尽管我也有过一些分行抒写，因此被人称作“诗人”，可是，目前我却基本上不写诗了。过去，提笔写诗，内心常常很矛盾，既自信，又难于相信自己。没有自信，东西是写不下去的，能保持这种自信，也就不会中辍诗的创作。

我常听人说到这么一段话：作家写不出东西来就去搞评论好了，评论都搞不成就去当官好了。对有的人，这样可以画下他一生的轨迹，可是，这毕竟不是缺乏才能的作家的发展规律。我，也是诗写不下去而搞评论的人，要是评论再搞不下去，对我这具体的人就无路可退了。死路一条是具有恐怖性的威胁，而能否搞评论，也不是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比起同时代一些能写出具有爆炸性效果的作品，以及能够获得评论家响亮的喝彩声的诗人，从某种程度讲，我完全是诗坛多余的人。可是，在一切过去的都让它过去时，我有时竟会这样想到：若干年后，我们这一辈人先后都去见马克思了，后来的读者看到我那些分行的长短句，会对它给予更多的宽容。尽管主观愿望并不等于客观效果，他们也还可以从作品看到：过去我不曾迎合盛行的庸俗社会学凑过热闹，这几年也没“解放”得自己“自由”而羽“化”登仙。就在今天，我，既被诗坛“崛起”派视为“不屑一顾”之辈，也被某些人视为异端。处境如此，也使我坚信后来的读者会对我更宽容，也是实在相信他们很善良。

景况如此，又秉性难改。于是只好认定自己创作上悲剧性的命运。写诗不几年，我也就开始考虑写诗的问题。诗，这个命题确实太庄严了，年轻的时候，人也确实太胆大了，几乎以冒险为乐。不管三七二十一乱写，坐在编辑室给作者复信时是天南海北的论诗，对诗友以至对诗界的前辈，也不隐讳自己对诗的观点。我的第一本诗评《灵感的流云》就是这样留下的一部分文字。其中《画外偶记》是一组评论中的一篇，另外十六万字却被人弄丢了。《含蓄与晦涩》是一篇读稿的复信。当年有些初次向我所在的编辑室的投稿者，后来不少在创作上颇有成绩。我同他们谈稿的信，自然不可能找全了。不然，搜集起来还是有那么一大堆废纸。

与前面说到评论搞不下去再寻后路者相反，我恰恰是想更进一步才写下这些文字，希望总结、思考了诸多创作上的教训后再写诗。不需闭门，而是开门思过，总结教训来从新认识诗。

诗写不下去，可以写评论，评论写来却又离不开诗，离不开诗的真诚。世上不会有一贯正确的人，一贯正确的评论家，或是

叫各种不同的人都同样认为是正确的评论。只要有对诗的真誠，在不能一贯正确时，他的评论终究得存在下去，以它代表的某种观点予以历史的存在。让时间的浪涛，认识的反复为它作出鉴定。几年前，有人找到我一封六十年代与朋友谈诗的信要向海外读者公开发表，一位香港作家问我，在新的情况下，是否准备对它作些删改时，我回答道：“历史就是历史，白纸黑字俱在，我既不愿，也不能改它了。为了说明自己一贯正确而篡改历史，那只能成为一个人更不光彩的历史。”这种态度，今天我还坚持。一个人，不是自己需要，而是为了某种需要写的评论，要在各种变化、反复中都摆上正确的位置，想这样永远正确，大概永远也无法正确。靠地利得知和表达了某种行情的“评论”，完全可能在一时具有突发性的“权威性”，使人惊叹，事后，最终只会被人看作过时的商品情报。

今天，我们处在历史性的转折、变革中，不论怎么搞艺术的纯和纯的艺术，它也无法离开我们的时代和生活，在真空的试管里发展。虽然，可以不要求文学配合政治，也不干预政治，可是评论作家和作品，还是无法摆脱社会学的因素。现实就是这样。诗界的问题不是诗的问题时，想以诗来说明它，只会越说越糊涂；不是诗的问题，定要当诗的问题去看，以及诗的问题，偏偏不当诗的问题去看，也是永远看不透的。一个为忠于诗而去评诗的作者，不论其论点在理或失误，只愿读者不是这样去评论他的评论，那么，作者也就完成了他的工作，说明了他自己。

所以想起说这些话，是最近有机会看到许多海外的诗评。有的，思想之激进，完全出乎意料；有的，渗透没落意识，颇能促人深思；有的，对大陆诗发表的意见，以维护艺术为旗帜，却通篇是政治。高兴的，是有机会同香港的诗友和文科师生对诗交换意

见时,常常涉及本书里涉及过的问题,我也只有一再重复已经表明过的观点。他们从我们对诗的争议而看我们社会,又从我们社会来看我们的新诗。其实,议诗如果没有议者的观点、倾向,也就没有他立论的基点,也就失去争议、评论产生的背景和条件。不可能,也不必强求一致。这里的朋友说:你们新诗正崛起在我们走过的路上,我们现在追求的,又是你们正在抛弃的新诗传统。这上半句话,只是他们从大陆诗界争议的某一方宣言所获得的印象,并不能概括大陆今日新诗状况。因此,作为情况的说明,确实很不全面;要是作为一个问题来提出,倒能说明有些争议的必要。海外诗人的艺术探索,几乎无法与他们的人生探索分开。他们从人生看艺术,从艺术看人生。从传统寻根。有失落感的,总想寻回所失落的。人生的探索,也希望在诗风中有个明确的答案,有个明朗而有希望的天地。在人生寻到新的诗,在诗寻到新的人生。诗风,也就不单是诗的问题。两处诗风的变化,如果简单地看作一种转递与循环的关系,象这里的漫画所讽刺的那样:过时的衣服在箱里压了三年之后拿出来就是时装了,那么,我们的思想倒真是过时了。然而,不知道为什么,最不应该忘记的道理,却会有人最容易忘记。文艺现象的反复,招致对它认识的反复是不为怪的,而是在反复的认识后,如果不能取得认识的升华,我们就会失去诗。诗,就是在于对一切要不断有新的发现才有诗。只要是诗的,对海内海外,也一定是相通的。因此,这本《诗就是诗》,不是这个命题的完成,而是开始。这些关于诗的短文、发言纪录辑印成一本新的集子时,除了有些纪录不全,或是发表时的剪报上有错漏之处予以补正外,没作任何改动。它有知音,也有不屑一顾者,作为一家之言,算是留下一份待查的资料在此。

只有一点需要说明：集中有些现代与当代诗人的序跋，以及评述到一些诗人的专文，是严格按照写作日期顺序排列的。

1984年岁末于香港。

四年前，岁末望着窗外港九阴雨的天空时，对着自己在《灵感的流云》之后写的谈诗的文字，写下了以上这番话。今天，出版社愿意出版这本书，又愿意增加一些这两年写的东西，而这两年我对诗界新的理论感到越来越陌生了，于是，我交出了所有的剪报，请这书的责编全权负责稿子的选剔、编辑、标题等等有关一切我无能完成的工作，在此，我得感谢他。

1988年9月于北京

目 录

自序.....	1
---------	---

上篇 新诗艺批判

危机与繁荣：新诗艺乱谈之一	3
朦胧的噪音及其喧嚣：新诗艺乱谈之二	50
刺激生产效应：新诗艺乱谈之三	61
“自我表现”与表现“自我”：新诗艺乱谈之四	77
扩张的自我与被扩张的舒婷	86
附：从谈舒婷开头的闲话	107
答一份题意“朦胧”的试卷	117
新诗·现代派·屈原	135
在诗的信息面前：为戴天《“新诗潮”评话》一和	144

中篇 对几种诗歌精神的反思

聂鲁达的诗	157
叛逆的绝唱：谈《仓央嘉措情歌》	171
自炼狱的火：艾青诗论	181
生命常变奏：闻一多诗论	199
冲破历史的压抑：“七月派”诗论	218
“诗怪”李金发	237

“新月”乎？非“新月”乎：重评朱湘·····	258
一种新文化的“尝试”：胡适诗世界·····	279
诗与理性：论郭沫若·····	288
志摩的诗·····	295
戴望舒面面观·····	304

下篇 诗就是诗

诗就是诗(一)·····	319
诗就是诗(二)·····	325
诗就是诗(三)·····	332
诗就是诗(四)·····	337
诗就是诗(五)·····	346
诗就是诗(六)·····	359
诗就是诗(七)·····	371
诗就是诗(八)·····	377
诗就是诗(九)·····	386
诗就是诗(十)·····	396
盲谈诗译·····	399
关于《老牛》·····	408

上篇 新诗艺批判

危机与繁荣：新诗艺乱谈之一

说什么好呢？

诗在思考着现实；现实也在思考着诗。

前几年，因为有“诗集没人买”之说，也就有人危言耸听地说“新诗危机”；这两年算喘过气来了，诗集有人出，也有人买，有人也就理直气壮地说“不是新诗危机，而是新诗繁荣”。

以诗集在柜台的行情作为“危机”与“繁荣”的分界线，当年许多同志在驳斥“新诗危机”论时就激烈地反对过。今天以此为我所用，以为可以理直气壮的说明新诗繁荣，那么，理就未必直，气也未必壮了。何况，许多刊物在撤诗，在东北，尤为明显。

我是爱市场的，爱逛书店，包括过去的旧书摊，现在的旧书店。我也是老在和出版社打交道。诗集的出版，发行情况，并不太陌生。容易出集子的就容易出，四处都能出，不能出集子的，不是不易出，就是照样不能出。其中既有作品的水平问题，也不完全是水平问题。有的人稿子不仅还没交出，而且还在写，就被列入出版计划，要说水平，那只是离开具体作品，先验地从作者的名字定水平。现在，也有同志提出为年轻人让路的，出版社一年就出那么几本诗，不但要名诗，还确实要些名人的名字撑门面（不论这种想法对不对，这也是人家出于实际的考虑），听说确实有人向出版社提出压下自己的集子，给年轻人让路的，可是拥护这一口号的，也未必能以实际行动响应或示范。出版、发行为新

诗开了个门缝，当然比关门好，十亿人大国，一年出这么几本诗就叫“繁荣”，说出此话，倒是显得志气太小，没什么出息。苏联作家协会成员，诗人占多数，我们作协，诗人是微乎其微，一些写“小破诗”的，在有人眼里，也无非是“百花齐放”的点缀品，艾青讲“写诗的是后娘养的”，还是我们不能不正视的现实。

我翻了下自己这几年对所谓“新诗危机”而写的文字，一是在《答问》中说：

听前几年出过诗集的同志讲，当年发诗稿，任何一点抒情的东西都要剔出来，说是个人主义的玩意儿，非干巴巴的，帮腔帮气的东西不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也不必再说它。至于当年有些这样把关的同志，今天除了参与数落新诗之外，是否也可以为新诗的繁荣出把力呢？

在《追求》(二)中，我这么写过：

一场浩劫，留给人们精神的后遗症，诗不是唯一的，可是由于缺乏诗而引起的某种精神细菌的蔓延，是需要诗去医治的。包括对诗（我说的是真正的诗，不是徒有诗的形式的冒牌货）本身的反感，造成许多诗盲，也是缺乏美育，需要辅以诗去医治的精神贫血症。……

没有诗的时代，是人世的不幸；以此作讥讽新诗的口实的人，不应为此而耻么？因此有那么多诗盲，还不够我们痛心么？

是的，没有诗，就是缺美、缺文化，不文明、愚昧、野蛮的必然。任何一块土地上，有此种情况，罪倒不在写诗的人。当前，大讲“五讲四美”，广义的讲，就是大讲诗。我们应该以活在这样的时代，建造这样的生活而骄傲。来到新疆，看到比吐鲁番的葡萄更结果，比哈密瓜更香的是天山下的歌时，我也不能不为在大戈壁诗的绿洲歌唱的同志而自豪。

这，也只是从我在这里感受到这种诗的，美的气氛和情调而